

寶坻縣志

革庫吏說

明邑令

李崇一

杞縣人

聞作縣者不外興革二事然與興一利莫若革
一弊弊去而利已興若相分而實相因也不佞
自乾邑調繁渠陽無他謬巧惟日兢兢以弊民
是懼襪線微績豈堪贅語要之爲民除害不得
不勉查寶邑庫中有書有吏所從來矣其吏每
年作一考叅轉甚便不知此規何年廢去祇擇
地方殷富者票拘頂叅至旣叅之後則日行登
記者非其事掌理出納者非其事祇令包賠油

燭紙張並各上臺取禮公費若庫中少有差錯
更且株連受比因而傾家傾產者有之鬻妻鬻
子者有之甚則性命相殉又遺累於子孫者有
之此猶其一家也大要該吏一季一換不則半
年一換至換期既屆例在舊役報拘非借以需
索卽假以報怨頂叅者不過一人而所稟報者
概凡溫厚之家幾遍悚動名曰搖鈴及或賄以
厚賂或託以大力巧者次第買脫而忠厚愚懦
之家所不免也竟至一年幾換而邑中少負溫

餘者尙得帖然安枕哉况烽火相連饑溺並臻
嗷嗷之歸鴻尙哀悽悽之旅魂未定多方體恤
尙遺餘慘而能當此積弊之仍乎不佞詢之鄉
紳稽之闔學知不必來年之有待也卽行出示
嚴革其紙張油燭也則庫中原有額設其上臺
公費也則無礙頗堪動支卽至錢糧少差錯也
自有里掌者在亦不難一稽而明矣行之兩年
來庫中漸就清楚境外亦無騷動鄉紳闔學嘖
嘖然以便告欲泐之石不佞亦恐舊沿者已革

而復興究且利未大興而弊仍未革也不重負
民望哉敢贅數語以告夫同志者

革巡夫說

邑令路坦三韓人

余令寶坻四載知邑之民淳俗厚恒勉於急公
好義是以士農工商各肆其業無相驕梗焉雖
不敢云鳴琴雅化亦可謂不煩不擾咸安于無
事之天者也間嘗簿書之暇靜坐以思興一利
不如除一害然而除一害又欲其盡必使根株
悉拔不致復滋始快意焉卽如寶邑守夜巡城

之夫力役雖微釀害甚大遍查舊志原無此例
起自康熙七年洪水衝頽城垣缺陷居多相議
暫借民夫以供巡守孰知以一時權宜遂成莫
挽之害且以寶邑烟戶不過千家而貧不自給
者十之八九五日一輪已難支應加之保甲撥
派不無借端那移希圖罔利之弊焚焚子遺俛
首就役莫敢辭勞其苦寧有底止者哉以故闔
邑士庶公呈在案咸稱舊有營丁嚴守門禁以
防奸宄夜有民壯遊巡城池以司更漏各給工

食糧餉正所以衛民也今乃役及烟戶實所以
擾民也余目擊其弊業經出示禁革無爲來年
之待斯羣相慶曰吾儕小民今始得安枕席矣
雖然除之一時倘沿久而蠹役奸保欲圖肥腹
復蹈前轍害又將作邑紳士議欲永杜其患乃
請予文以誌之時有鄉長胡際隆卽協工立石永
爲禁革以告後人夫亦除害務盡之義云爾

申報開工完竣議

邑令

程

璇

益陽人

竊查承造魯沽莊開座一案前蒙委北運河同

知查勘詳請改建木涵洞者正在改置料估隨
據莊民谷守信等紛紛具呈咸稱建閘原以外
防河漲內消田澇且關係數十莊居民汲飲養
生誠非淺鮮若改建木工易於冲決一經朽爛
歲修之費未有底止請仍建石工以垂永久等
情因時屆仲夏伏汛伊邇若候詳請批示遵行
文移往返有悞民間田舍一面建造一面據呈
移關寶坻縣轉詳在案隨於本年五月初四日
興工於六月初五日告竣旋值大雨滂沱水勢

沟湧幸得石閘堅固河水所以不能內灌魯沽
一帶村莊禾稼不致淹沒居民樂業是建造石
閘已有成效再查寶坻縣長隄自三河縣埕頭
起至魯沽莊止約計不下二百里隄內積水皆
從魯沽莊沽道出口歸入大河目今內外水勢
相持尙未起閘將來外河水退隄內衆水滙歸
出口藉此一閘尙恐宜洩遲緩若改建涵洞更
難流通是魯沽莊之宜建石閘而不宜涵洞更
彰明較著矣其長亭莊涵洞因伏汎已發尙未

興工俟工完之日將應用料估另冊申送合併
聲明

請免底船變價議

邑令

伍澤榮

祁陽人

竊查請更剝運一案通州武清寶坻永清東安
香河六州縣舊額紅剝船共六百隻於康熙三
十九年間蒙總督倉場部堂石 題請裁汰部
議底船變價解交業經各州縣將底船無價可
變緣由會詳核咨迨康熙四十六年屢次奉部
催迫通永霸昌兩道會同酌議每船一隻議捐

賠銀十兩以完塵案詳請咨轉奉部駁照漕運
議單每隻追銀八十五兩歷經差役嚴催據各
船戶等咸稱每隻捐賠銀十兩已屬無力完結
若再增粉身碎骨萬難賠補等情是以征催不
前均未完解職自蒞任以來查自順治初年因
糧船轉衛恐有淺阻僉派紅剝船隻各免地糧
甚屬有限剝運之費用墊賠無窮凡僱覓水手
頭舵以及遭風失水甚至盜糧棄船惟地主是
問其間賠償拖累不可勝計幸蒙總督倉場石

特疏 題請奉

旨裁革其地畝仍歸地方官照舊輸糧是數十年之
積苦一旦豁除六百戶之窮黎咸歌再造矣至
將底船責令變價在當日僉派剝船原按地畝
承辦並無給散底船從何追變且船隻既係地
戶自備與漕運議單領有原定料價者不同卽
造船定例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亦從
無追變原造料價之例况此項剝船原係自備
民間並未領有料價亦無小修大修等項開銷

而欲其按數賠變此所以數十年來追呼莫應也伏查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欽奉

俞旨內外官員人等一應虧空拖欠正雜錢糧及流抵賠補等案凡事在雍正三年以前者俱著查明具 奏准其豁免等因通行直隸各省欽遵在案今查紅剝船隻並非領費 帑銀之項又經裁革三十餘年其船戶不無死故逃亡等情萬難追解實與

上諭查免之恩旨相符仰懇憲臺上體

皇仁下察塵案迅賜核轉 題請豁免庶窮民之感
激無涯微員之承追並免頂感鴻慈不朽矣

以上說議

撰述

循良懋績黎民懷之此峴山片石所以墮淚襄
陽也若夫邑功德之焯著者或爲誌銘或爲表
狀華表柱頭亦何待遼東鶴返哉嗟嗟去者不
可留逝者不可作而碑版高文長懸日月謂人
以文傳歟抑文以人傳歟此其故可思矣

袁侯德政碑

明教諭

韓初命

山東人

天下泰寧日久入萬歷辛卯先西夏後朝鮮妖氛疊起當事者簡賢能屈指寶坻令袁先生以先生薊門條議邊方上策兵家藉指南焉故擢爲司馬郎一時薦紳先生僉謀建祠而弟子員芮生質田等特爲勒石於芹宮之右紀所以惠士民者乃屬不肖爲記夫令亦難爲矣事有便於民而忤於上者亦有悅於上而懟於民者大都驚擊焚冒趨走迎合而遷者十之八九其矢

心司牧撫摩噢咻視民如子遷者十之一二也
京國東寶以富饒名人不商賈惟知事農然地
皆澤鹵不雨則成石田不生粟雨多則壠畝中
帆檣集焉先生戊子夏六月來知縣事其年雨
多河溢市無赤米困麓空虛析骸易于而食者
比比先生至則出囊金償官勲逋賦與僚友語
曰寶昔也富今也貧矣生財之計拙而賦役之
擾倍矣吾輩安忍瘡痍若是自是凡可以蘇民
者不避上官督過多方靳省如庫子厰夫當之

破家而皇木車花板石銀魚等費動以千百數
悉議罷去至養馬申復七頃二十畝之額里長
裁重夫重馬之類又更僕難數而正賦外毫無
別派越明年潞王之國供應約萬金先生委曲
調劑下無勞費而上無錯悞薊州爭開三岔口
先生以官爭之乃止惟其愛民重而官爵輕是
以有所祈請當道無不允者而勤恤真心亦無
往不酬故下車以十四事約神禱雨輒雨罪人
勸以善惡報應之說卽墻圯無逸囚皆其驗也